

狼透铁

下



藏柳青等著

陕西旅游出版社

(陕)新登字 012 号

责任编辑：王何、王巨川

封面设计：孔晓军

狠透铁
(上、下)

柳青等/著

陕西旅游出版社出版发行

(西安长安路 32 号 邮政编码 710061)

新华书店经销 空军西安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38 印张 850 千字

1998 年 1 月第 2 版 1998 年 6 月第 2 次印刷

印数：5001—10000 (套)

ISBN 7—5418—1153—X/I·239

定价：56.00 元



京 夫

Jīng fū

五 点 钟

【作者简介】京夫，原名郭景富，1942年生于陕西商州市北部山区。1960年毕业于商州师范学校，先后在中小学任教13年。60年代初开始写作，后受冲击辍笔。70年代初在《延河》、《当代》、《北京文学》等刊物发表中短篇小说，《手杖》获1980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，《娘》获当代文学奖。有小说集《深深的脚印》，散文集《海贝》，长篇小说《新女》、《文化层》、《八里情仇》出版，计300余万字。

京夫现为陕西作家协会专业作家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

ISBN 27/08

妻打菜市上买回来十只雏鸡，毛茸茸地装了一盒。鸡品种

不详，卖鸡人说了四位数目字，像电话号码一样难记。既然四位数，准差不到哪儿去，盘尼西林只有三位数，当年风靡了全世界。大凡数字命名，多系洋玩意儿或科学培育的成果，虽然价钱贱得不及鸡蛋令人生疑，又是秋鸡儿，反正养活了活，养不活拉倒。

我是农村人，养鸡算是一种癖好。当初妻子农转非，家里的几只鸡婆也农转非养在县城院子里。不知是鸡们感恩还是县城的复合饲料，鸡们蛋下得很努力。然而鸡们毕竟过了生育旺盛期，到第二年，全部发胖，不管怎么物质刺激，甚至于配合药物激素，全部消极怠工。鸡们一门心思长肉这也不错，蛋转化成肉，一次性贡献出来，功莫大焉！问题在于吾人不会杀生，鸡空有一身肉也不能成为盘中佳肴。之后，家迁进省城，老鸡们随迁。省城不准养鸡，我于是便下决心开杀戒。问题又来了，总不能集体大屠杀，得一个一个处决。第一个礼拜天，我闭着眼睛把手伸进笼子，摸住谁谁倒霉。是一只芦花鸡，家乡的传统鸡种，它似乎维系着一种乡情，我有点于心不忍。但又怕一开始就动摇，以后别指望有勇气。为了给鸡个囫圇尸体，我也不剃头，用了刀片抹脖子的办法。不知是被自己的残忍吓坏了还是怎么的，抹了脖子的鸡先在地上滚，之后便神奇地站起来，嘎嘎嘎飞出去老远，在墙角用惊恐的眼睛看着我。我很惶恐，不知该怎么好。一个朋友来了，笑我未割到致命处，他要替我结果了那鸡。这也好。但我将递刀片的手缩回了。那鸡的悲哀的眼神对我刺激得太厉害了，我不能借刀杀鸡，这样即使鸡被杀了，那肉我也吃不下去，我的灵魂会永远不安宁。我费了很大的劲重新将鸡捉住，敷了消炎粉之类，用净布给包扎了。

结果是它活下来了。我的计划归于流产。

城里禁鸡只是一阵风，像历次运动一样呼隆大行动小，前

紧后松。随物价上涨，有关部门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我住屋后面又有院子，不会下蛋的鸡也不呱呱喧嚷，竟把那四只鸡养了下来，虽无有经济效益，但于心灵是宁静的。它们过去有贡献，如今老矣，我把养它们当作回报。每每工作之余，喂喂鸡们，也是调节与休息。

好景不长，我们这座楼要加固，建筑工人从后院墙上开了门，后院成了工地，鸡笼便暴露在巷子里。从治安方面考虑，我给笼上加了锁。但一天早晨去喂鸡，锁子被撬掉，笼内空空如也。我有点气，但一想也罢，鸡丢了，也了却了我牵肠挂肚。

由那几只鸡的命运，我对妻这次的行动颇有微词。咱们这种人，最好别养鸡。妻原本是为我而养的，似乎很委屈。那就养着吧，绒球儿一般的鸡，也怪逗人的。

天气很快转冷，雏鸡们怕冷，假在阳台的炉子旁，我担心活不过冬天。但除了三只让院外一只黄猫偷吃，三只死于拉稀，其余四只全活下来。这四只鸡，比赛儿长。到快分清雌雄的春天了，我们不指望全是母鸡。按概率，雌鸡总是多数，然而我们却无有三只雌鸡的奢望，一半对一半也就满足了。但四只全都大冠子，高腿儿，好斗，我心里不踏实了，莫非全是公鸡？妻说洋母鸡也大冠子。我说那就等着瞧吧，到成熟期，它们会交尾，会打鸣。

突然，一天半夜里，我被一声鸡鸣惊醒。鸡鸣不怎么悦耳动听，很刺耳，像爆发一样苍劲，又像受到猝不及防打击那样戛然而止，就只那么一声鸡叫。我首先想到这四只鸡里最少有一只公鸡，这只最先跳出来的公鸡末日也到了。因为这八层楼房里，住着 70 多家住户，一声打鸣，也会扰乱全楼几百口子人的清梦，非同小可。不能让它鸣叫下去。我的既定方针便是谁先叫鸣便先处决谁，再说屠宰公鸡，天公地道，杀只公鸡，绝

不会有杀只母鸡那样的心理障碍，总不至于下不了手。

第二天，我便时时留心看哪只鸡先打鸣。一只童子鸡，煮起汤来准妙不可言。但一整天，却不见哪只鸡跳出来，似乎业已识破了我的诡计。我疑心是那只大红冠子像一把关云长的青龙偃月刀的，它个头大，尾巴翘，两眼炯炯，但又怕错杀了，只好等待。

晚上，我准备了手电，准备一有响动便出门去观察，然而我又一无所获。那就耐心等待吧，反正才开叫，也未出现大鸣的局面，也不会干扰楼上住户，何必操之过急。那只鸡只在凌晨五点钟叫那么一次，白天绝对保持沉默，等待是需要点耐心了。

这期间，有只长翎鸡，怎么也关不到笼子里去，白天就在院内拖着长尾翎游弋，晚上就雄踞于鸡笼之上，哨兵似的。开始我被它的不服管束激怒，曾用笞帚惩罚它，它则以飞上院墙试图飞向街道相胁，桀骜不驯。我妥协了，好在它并不染指旁人的门前庭院，不侵害花木，也能捕食旁的鸡抛撒在笼外的食物，净化环境，节约食料，那就让它好自为之吧。

一天，院内一小孩大哭，说是鸡啄了他的小腿。那是左邻家打乡下进城的亲戚的小孩。左邻找上门来，带有讨伐的性质，追打那只鸡，并对我颇有不敬之词。我则辩解说，我的鸡很守分寸，与人无碍，绝不会胆大包天，竟袭击小孩子。两方都失了点和气，不欢而散。下午，院内有躁动，我出去，见小孩拿竹枝进攻那鸡，那鸡竟不逃跑，支楞起颈毛，尾翎如同孔雀开屏，嘎嘎叫着，边后退，边作着进攻的准备。当小孩一脚踏进我的院界时，那鸡便不退了，跳起来，扑向小孩，在小孩腿上啄了一记。啄第二记时，被我喝开了。这场鸡与人斗让我很刺激，很惊诧。我惊异这只鸡的胆量和好斗。我想，它是将我的

院子当作自己的领土，不准生人擅入。它这仍属正义之举。孩子绾起裤脚，让我看了那一块被啄红的地方，以证实鸡弄疼了他。我于是想到早上的一幕不是左邻有意发难。孩子还要去报复，我说：“它不是故意，也许误会了你要伤害它，你应当去讲和！”

“怎么讲和？”

“给它点吃的！”

孩子毕竟单纯，真取来了自己的零食。鸡对孩子的赐予不屑一顾。

我饶有兴味地观察了这一切，为孩子的姿态未有回报而深表遗憾。它是不饥，还是不吃别人的东西？我取来玉米投出去，它却吃了，仍不屑一顾小孩的东西。它何曾受过不吃人家东西的教育啊，受过良好教育的小孩也禁不住别人家食物的诱惑，它怎么能呢？难道这是一只不平凡的鸡，一只超鸡，鸡中之佼佼者，之珍品，这只鸡如果是公鸡，怎么处治它哩？它还不成年，已经有这些超常的品格，长大了，不知会怎样哩？

叫鸣的不是它，是一只毛色暗淡，秃尾巴，冠子厚而平常的家伙。我们原以为它是一只生蛋的母鸡，没承想它倒以公鸡最先跳出来找死。

处决这只最先叫鸣的公鸡也不是我亲手干的。当听说我手软时，差不多有十几个朋友表示愿意干，让谁干使我颇费踌躇，后来选中了我的一个学生。他是这方面的行家，专做白条鸡生意，而且颇发利市。他的成功的试验有一条不愿外传，那就是专收瘟鸡处理了当白条鸡卖。照他说他处理很得法，不会有危险，但他绝不卖给我。他如一个外科主治医，在动刀前给我大讲特讲鸡动脉血管的位置，动刀要领，注意事项，然后示范。他

干得干净利落，伤口很小，鸡也不怎么动，血还流得充分，全部滴在碗里。我既开了眼界，又长了不少知识。

另一只打鸣的也不是那只袭击小孩的鸡，也让一位朋友给干掉了。第三只也不是那只，鸣儿打得高昂，对全楼住户小有惊扰，一时等不来杀手，我便如法炮制。我手抖得厉害，反复下刀，鸡在五刀后还打一声嘹亮的鸣，几乎吓得我放下屠刀立地成佛。我第七刀结果了它，弄得满地血迹斑斑，如同屠场。我晚上老做噩梦，梦见脖子断了的公鸡打鸣，一次甚至梦见它呀呀人语，至于谴责我了些什么，一句也记不起来。我的杀鸡生涯也短促得只有这唯一的一次。

那只鸡目睹了我和我的朋友的全部罪恶行径，它似乎很超脱。但我发现那几次它都拒绝吃东西，因为剩饭里混有它的同类的肉汁，它也许不愿同类相食。足见它高出普通鸡们之一筹。由于它不鸣叫，也就很难察知它的抗议和投诉。它的冠子更大更红艳，尾翎很长，如同武生的头盔上的翎子，弯得颇有力度，颇有弹性，颇有神韵与风采，有时那尾翎可以直弯到脖颈，真是尾巴翘到天上去了。尾翎两边，如同流苏一样，纷披着滑软的披翎，翅膀拍打起来，强劲有力，你可以想像它要是兴致，会翱上蓝天，像雄鹰一样，搏击长空，穿云破雾。它颈项上的翎子，也如马鬃似的纷披着，油亮水滑，艳丽的冠子如一把火炬，一面迎风招展的红旗。它简直完美无缺，我不曾看见过如此英姿飒爽、威风凛凛的雄鸡。看来它是雄鸡无疑，一只超常的雄鸡！

奇怪的是它不开叫。岂有公鸡不肯叫鸣之理？眼看那三只鸡已经去了一个多月，它仍沉默着，莫非它亲眼目睹了同类落难的经过，用缄默来表示抗议。莫非它真正识破人类的诡计，反正我沉默着，你奈我何！用以保全自己。

我们后来怀疑它是一只怪鸡，像人类某些不男不女不阴不阳的生理不完善者。谁家养了这样一只鸡，那是不吉利的，尽管它有许多优长之处，但这一种缺点也不能让它存在。最好的办法是卖于市，由别人杀死它。在老家人们把养白公鸡作为吉利的象征，白公鸡可以镇宅，鸡鸣是一种对幸福安乐和吉庆祥瑞的呼唤。然而它却不鸣，要它何用？

在孩子放学时，我让他捉了去卖掉，以除掉眼前的阴影。孩子由那三只鸡吃馋了嘴，主张宰掉。我们父子为杀还是卖而争执后竟赌气，这便延误了时间。妻子在我们父子之间绝对保持中立。孩子代表未来，我则代表现实。她既要考虑现实，又要想到未来，不偏不倚，要明天再说。这样这只鸡便仍留着。

一个闷热而无风的初夏夜，我辗转反侧，到黎明时方入睡。这时来了一场暴雨，我被雨声惊醒。我听见阳台上进了水，心想那瘟鸡准遭了罪，但懒得去管它。一会儿，二楼阳台上如挂起了雨帘，水瀑猎猎然倾下来。一声雷霆，把整座楼也摇撼了。雷声过后，突然一声挣脱扼喉似的鸡啼，在风声雨声里是那样清晰。啊，那只鸡打鸣了！打鸣了！我如同迎接新生命一样激动万分，冒雨冲向阳台。那只鸡已经全湿，显得丑陋不堪，但它拍打着翅膀一声比一声嘹亮地叫着。雷声远去了。雨脚也悄悄引退。黎明的天地间，只有高亢强劲的鸡啼。

当时正好五点钟，我给它起了个名字：五点钟。第二天，是礼拜天，我们全家节日似的庆贺五点钟开鸣。儿子专门放了一挂鞭炮，妻子打街上买回了鱼粉等精饲料，我又修整了笼子，收拾了环境。

这以后，五点钟不管在院子里高视阔步地游弋散步，还是站在阳台上引吭高歌，抑或是进食，都表现出一种高贵和非凡。

特别是它的鸣叫日见嘹亮、深厚、富于韵致，充分显示出青春的活力。

后院是一个狭窄的院子，高墙与巍楼相夹，平时虽有花木装点，杂棚杂沓，偶尔有住户走动，晾晒衣物，但仍显得冷清荒僻。五点钟一鸣惊人，空谷回音，全楼震撼，更兼五点钟叫声频仍，我便不安起来。五点打鸣，对于勤勉的家庭主妇，临考的高中学生，晨练的耆老来说，倒无大妨，可对贪睡的青壮们，肯定是个打扰。也许这些生命力旺盛的人，睡觉质量高，鸡鸣是撼不动他们的清梦的。这样一想，惊扰的也就是少数了，不必太介意。特别是这期间，五点钟曾在早班中间，力阻一位越墙者到阳台上来，惊动了三楼斜上方一位在家产妇，使那贼被守院人擒拿，算是为院内除了一害，立了一大功。我为财产之未被盗而庆幸，自然对五点钟赞赏有加。此后，凡离屋外出，我便将五点钟放出，让它充当后院守卫。它很守职，也珍视这种信任与获得的充分自由，绝不侵害别家花木，不像有些国人不能充分享用自由，尽干那些让人怒其不争的蠢事。

总之，它随着时间的行进，愈益表现出诸多优秀品质和高贵的修养来，甚至比一些人类还要守诚严谨。

我仍未放松对鸡鸣扰乱安静的担心。平日见了同楼住户，也十分注意礼貌，甚而有点谦卑和客气，像是家里有混蛋与不肖儿孙，对人家多有冒犯，应由自己用笑脸和谦和进行补偿。我也每每察言观色，看住户们对五点钟有无微词或愠色。甚至把一些住户无端的不悦推测再三，看是否与五点钟有关。我变得十分敏感了，我特别注意观察左邻右舍与楼上相邻的住户，要受害，他们是重灾区，自然反应强烈。

左邻那天大半早晨，在后院阳台上生煤炉，生了好久未生着，最后竟踢了炉子，索性不生了。

这位邻居是位单身。因为他经常晚上搓麻将，白天开着车子上马路牙子，坐他车的领导胆寒，认为他无异于权力对手派来的职业杀手，干脆不让他开车。不开车派了个推油印滚子的差事，一个礼拜不定能推几页，还把油墨糊得满纸都是，且把麻将引进文印室。领导批评，他理儿也长，你干嘛停我车？你把车开上人行道疯撞还有理，轧死人你受得了？这你管得着吗？抢人家交警饭碗怎么的？那你怎么办？我还开车！你开我们谁个敢坐？那是你们的事。领导拗不过，仍让他开，他头一次出空车就撞坏了交通亭。撞到好处了，交警收了执照，罚款300元。领导有话说了，这回你有什么话可说？当然有，不是你停我职吗？停职手能不生？手这一生还不冲交通亭轰上去？不轰交通亭还不轧着人撞翻车？给，这是300元罚款单据，你批字吧！领导当然不能签字，走遍天下没这个理儿。但主动权在他手里，还要领导给安排工作。你先待屋里，有啥事我们通知你。领导说。那工资调整不？奖金呢？你们别到时候捉我的大头。领导说，凡别人有的，你一个子儿不少。他就这样待在家中了。他一个人在家，自由是绝对的，但吃饭成了问题，离机关远，也不能到街上对付，就自己做。晚上搓麻将，睡得晚，起得迟，炉子总灭，便少不了换别人煤，别人讨厌。他便常来和我打交道。今天怎么不来换煤呢，莫非生我的气？是否与五点钟有关系？

“你生炉子气干嘛，来，换上这块！”我夹了红煤过去，帮他生着炉子，“昨晚手气不好？”我知道昨晚他赌钱，这样问。

他用哈欠回答我。

“又熬到后半夜？”我不知趣。

“没有。”他说。平时他赌钱不忌我，甚至兴致好时还对我开新闻发布会，连赢的数目也公布。这点全楼住户都知道，背后议论很多，但谁也不检举。他一个人，日子过得沉重、寂寞，

赌就赌去吧！

“你那些朋友晚上走了？”

“走了。”

“那还睡不好？”

“唉！”他又打个哈欠。

这时那只五点钟拍着翅儿振作了一下，打了一声鸣，他瞪了五点钟一眼，吐了一口唾沫。

我心儿一紧缩，肯定是鸡惊扰了他，他才不停地打哈欠，才有蹬炉子的壮举。看着渐旺的炉火，不知我的行动是否能抵销鸡对他的惊扰呢？

但回过头来一想，你老兄用不着因鸡对我冷脸儿，你一天24小时自由支配，还不想睡就睡，在于鸡鸣打扰吗？再说你每晚都在家大呼小叫，屋子里吵得像跑马场，麻将搓得山响，我们才是受害者，别拉脸我们欠你钱似的，咱们彼此彼此，你还搓你的麻将，我还养我的打鸣公鸡。

我的右邻是位半老徐娘，她也不上班，在家设计一项什么工程，但总不见设计完。她平时经常趿着鞋，叼着烟卷，到后院散步，有时也晾衣服，看花什么的。我还未曾进过她家门。这一段，我明显发现她在后院出现的次数多了，烟也吸得劲猛，脸上绝对严肃，有时对着一株月季花端详老半天，一动不动。我有点毛，她是否被鸡啼声惊扰得寝食不安？一个独身女人，能受得了这般折磨吗？

但这位独身女人其人也有对不住左邻右舍的地方。她家除了猫还养了一条狗。猫叫春的声音既刺耳又使人毛骨悚然，弄得人彻夜不合眼的事也是有的，特别是那母猫怀春日子，差不多有一个礼拜，叫声惨不忍闻，似乎灾难要降临到这个楼里。狗比猫还讨厌，每天晚上叫，四邻不安，那段时间，左邻曾说，他

恨不得杀了它。狗吠声刺耳，完全像在诅咒什么，有种不祥的预感，笼罩着这座灰色的居民楼。去年，她西边住户神经突然失常，人家都说是失恋，我看与狗叫声不无关系，至少它加速了他的神经崩溃。还因为那个妙龄女子第一次到家里作客，就受到了这条狗的惊吓，那女的反目与这条狗据说关系极大。狗还有个恶习，每天早晨被放出来在院子里拉大便，弄得满院恶臭不堪。你比方说吧，这几年下雪天少得可怜，去年冬天好容易落了一场大雪，白雪覆盖的院子有种肃穆平和瑞祥之气，而那白花花的雪地上，却满是杂沓的狗屎堆，还不大煞风景。因此，住户们常常发出住在本楼倒了八辈子霉的愤慨。我觉得她作为狗和猫的主人，简直没有资格来评论院内噪音污染，没资格对五点钟说三道四。

一天，她看完月季，竟抽着烟朝我走过来，莫非她要和我较劲儿？虽我不输她胆量，但真要和女同志舌战，我仍有点怵。

“这几天左邻还向你家借东西吗？”她低声问我，并用嘴噙着左边的阳台。

原来她是来谴责左邻的，让我虚惊一场。但谁能保住她先谈左邻，然后谈及鸡。我得有个警惕。

“东西倒不常借，换煤倒常来。”我说。

她历数了左邻许多恶谥，借物不还，赌钱吵得四邻不安，饕餮天物，随便引女人过夜，把鸡头丢在她的花园，等等。她说已和他不往来，最后问：“听说那天来我们家换煤，我亲戚不换，你给换了，这倒显得我们生分不是人！”

我忙说：“哪里哪里，他来正碰上我做晚饭，我就把烧乏的煤让他弄去了。是哩，他这样老换煤，我们也讨厌！”我前边的话是说勉强换给，后面是表示与她有同感，不想冷待她的意思。

她又续了一根烟，说了左邻的许多可恶可笑可气之处，说

了我们这些做学问的人，要避免与他沾染。意思我明白，所谓君子远小人，要我与她采取统一行动，共同对付左邻，否则我便有与左邻同流合污近墨者黑之嫌。

我急于想打发她，便点头如也。

她把烟屁股抛到我的花园里，趿着鞋去了，走了一节又回过头来：“晚上没睡好，休息休息！”

这最后一句话什么意思？没睡好活该，狗咬猫叫，自讨的来。但这话是否暗示我的五点影响了她呢？去你的吧，你要有话就明说，别旁敲侧击，我可从未对你养狗猫之类旁敲侧击过，我能有好涵养，你就不能有吗？凭啥涂抹左邻，我还不平哩，你最好好自为之吧！

即使进行这样一番权衡，我仍不安稳。楼上住户除了部分政府职员，更多的是编辑记者专家等知识分子，社会的宝贵财富，这些人都有夜间工作的习惯，五点钟难保不扰乱他们的思考和休息。我十分注意观察他们的表情和言谈，有无流露对我的不敬，这不敬肯定是由五点钟而迁怒于主人。然而在水池打水，在楼口邂逅互致问候时，在庭院信步闲聊时，他们依然主动搭讪，客客气气，一如既往。我于是想到，这也许是这些社会贤达的良好修养，他们越客气，我反而越惴惴不安。后听人说，这些人一进入事业的天国，那是至为神圣，如同入定，世上纷扰，尽皆排除净尽。他们做到了忘物忘我的极致境界，几声鸡鸣算得了什么。这理论多少减少了我的惶悚。但有人却说，凡脑力劳动型的人，差不多都有神经衰弱，睡眠相当困难，需要绝对良好的环境。我又惶恐异常了，这样五点钟不是为虎作伥了吗？它的鸣叫无异于谋财害命。人家学者们好涵养，不和你一般见识，那是人家宽容大度，你应自量，否则便实在对不起他们的好品性。这样一想，我简直羞愧万分，无颜见这些修

养到家的人。

我准备忍痛割爱，哪怕五点钟是什么神鸡珍鸡，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立于鸡中之鹤鹤中之凤，还不是一只家禽吗？应当处理了它，别让我整天提心吊胆过日子。

晚上，乡下的表弟来了，他带来了家乡的土特产。

“走时，你逮一只公鸡回去！”我说。

“把公鸡往乡下逮？”他十分诧异，“来时我还说从家里往这儿逮几只哩！”

“我说了原委，并且附加了条件。

“这也许是一只宝贝鸡！”我说。

他高兴地答应了。第三天他要回乡下去，我用纸箱装了五点钟，用绳捆了，帮他弄上长途汽车的顶架上。这一晚我心情宁静，睡了一个好觉。第二天，我在屋里写东西，怎么也进入不了最佳状态，总若有所失，我终于意识到后院的宁谧有点压抑。我出门，见到邻舍们全都很礼貌地打招呼，我为他们创造了安静舒适的环境。只有五楼一位民间文学工作者打问，夜里怎听不见鸡鸣。我说送乡下了。他对我的做法表示理解，但也不无遗憾。他说听听鸡鸣，有种置身乡野的情味，他这几个月，创作很来灵感，鸡鸣为他创造了一个都市里的乡村的效果。他说并不是每个鸡鸣都能使他神驰意游，只有五点钟打鸣有一种韵致，使他与故乡沟通。我对这位病恹恹的民间文学工作者这一席话持欣赏的态度，遗憾的是我听鸡鸣却未到达这种精神境界。

晚上，在睡梦里，我突然被一声鸡啼惊醒。那是一声有点沙哑、带着怨忿与谴责的鸡啼。我慌忙下了床，又是一声啼。我透过窗玻璃，看见一只雄鸡站在五点钟的笼子上又一次引吭高歌。是五点钟！我以为是思鸡心切，在梦中与五点钟相见。但

见明月当空，街灯闪烁，院内月季正吐着清芬。是五点钟回来了！我有着家庭成员与亲人走失又神奇地归来的惊喜，全身都颤抖起来。我去逮它，它逃开了。我叫它的名字，它也不走近我。妻和儿子也出来了，他们全不能割舍与这只鸡的感情，为它的归来而惊喜万分。五点钟不与我和解，还有怨尤的眼神在谴责我对它的放逐。我们把它最爱吃的食物拿来，又放了一碗清水，它终于走向食物。两天里，它肯定饿坏了，它的回归和归途的历险，定能写一篇惊险故事。我终不明白，它怎么能逃出那纸箱，半路脱逃。它能逃出来，可归途在何处呢？它凭什么本领找到这市中心的家呢？这一切，将永远是一个神秘的谜。我也厉害地自责起来，为什么就一定要弄走它呢？经历了这次五点钟去而复归，我就是忍受别人的谩骂与谴责，也要养着你，愿与你同在！

我相信，同楼住户一当了解五点钟恋主之情，长途归返，是会宽容它的鸣叫的。我尽量对它归返加以夸张和描述，不惜加上我的想象。同楼住户赞叹不已，特别是五楼那位民间文学工作者，称五点钟是一只不寻常的宝鸡，说他要以此为原型，写一篇美丽的童话。晚报也将五点钟的奇迹披露于报端。这一来，五点钟身价十倍，参观者纷至沓来，都要一睹这只宝鸡的风采。巷口一家过去冷清的饭铺也大发利市，招财进宝，主动提出，要赞助一笔款项作为给这只鸡的饲养费；一位生物学家每天来观察记录，对鸡的来源、雏鸡饲料配方、笼舍的特点、水源，进行了全面考察，准备作专门研究，并且带来了来亨母鸡、罗斯母鸡等优良鸡种要五点钟与其交尾，企图培养新一代优质品种鸡；某鸡协要发展我参加其协会，并任该会理事；某斗鸡协会派员愿出高价钱，买五点钟，去参加某市一年一度的斗鸡大奖赛。他们开价甚丰，我有点动摇。而那位生物学家却竭力撺掇

我千万不可造次，让五点钟为科学事业作出贡献，这是利国利民振兴中华大事，斗鸡无非是招徕顾客，为推销劣质产品作点宣传广告而已，谁能保证五点钟就不被啄破喉管一命呜呼呢？它是一只智力型的鸡，并非一只赳赳武夫。若有不测，便是对科学和人类的犯罪。他还答应，要争取一笔可观的经费，使我不致因科研而经济上受到任何损失。我还能有什么话说呢？愿他能如愿！

日益增加的参观者也让我们不堪其忧。参观者都是一些认真而可爱的人，他们不是看看就离开，还要主人介绍，提问更其不厌其烦。我印制了几千份介绍，来者人手一份，倒也省了口舌，只是忽略了收费，按时下披露秘闻的小报收费标准收费，捞一笔钱是很轻松的，真是后悔莫及！参观者看了鸡逗了鸡，读了介绍，还不尽兴，还要亲自欣赏五点钟引吭一曲。好在五点钟也善解人意，每半点钟总要叫一通，人们尚能如愿。不过也有不尽人意的地方，五点钟毕竟是一只鸡，不肯叫也是有的，这样人们便滞留院内，人满为患。虽也能从一方面证明计划生育之国策之英明，但人多了，往往鱼龙混杂，住户们便有晾晒衣物被顺手牵羊，造成住户多有反感。有些主妇开始骂街了。开始骂那些小家子气的三只手，转而骂瘟公鸡，进而对主人恶语相伤，我的耳朵不清静了。整天让污言秽语灌得满满的。

开始我尚能忍耐，但后来耐不住了。得想想办法。办法只有两个，要么处死它，要么动员生物学家将这只瘟鸡弄去，你搞你的实验，与我脱离干系。生物学家不同意，他用科学家的严密逻辑说服了我，并想出一个不算高明但却可以一试的办法：谎称五点钟已死。撒谎是本人为人之大忌，但这次也是逼上梁山，不然怎打发这些可爱的参观者呢？

我当晚便拟好了一张告示贴出：